



论浪漫派

海 涅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论浪漫派

〔德〕亨利希·海涅著

张 玉 书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HEINRICH HEINE
DIE ROMANTISCHE SCHULE

论浪漫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4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5}{8}$ 插页2

1979年7月北京第1版 1979年7月广东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2,000

书号10019·2806 定价0.57元

德国的浪漫派和海涅的《论浪漫派》

从十八世纪下半期到十九世纪上半期,大约一百年间,西欧各国在文学、哲学以至社会政治等方面,先后出现了一股向传统挑战的思潮,就是所谓浪漫主义运动。很难说这个运动首先是在哪个国家发动的,也很难说这个运动在某个国家首先是由哪一个人提倡的。从整个欧洲文化史来看,如果说十七、八世纪风靡一时的新古典主义彻底败坏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鲜空气,那么浪漫主义运动理所当然地是对于新古典主义的一个反动。

按照一般的见解,浪漫主义运动似乎代表了这样一种文学态度和生活态度: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象而贱理智,诉诸心而不诉诸脑,强调神秘而不强调常识,既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后来兴起的现实主义的直白。但是,具体地研究一下,不论从思想感情、艺术风格和历史作用来说,西欧各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又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在某个国家内部,浪漫主义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浪漫主义”一词也没有一个一致而明确的定义。

虽然如此,浪漫主义运动在某个国家的主流方向,仍然可以从它的一些代表人物身上来加以鉴定。法国的浪漫派出了感情奔放、气势磅礴的维克多·雨果,出了马克思称之为“不朽”的贝朗瑞,他们推翻了形式主义的三一律,从生活的源泉丰富了文学的词汇,为新的革命的时代大声疾呼。英国的浪漫派出了遗世

而独立的“摩罗”拜伦，出了恩格斯称之为“天才的预言家”、“社会主义急先锋”的雪莱，他们“超脱古范，直抒所信”，一反蒲伯、斯威夫特等人以理智为基础的文学传统，为诗人恢复了莎士比亚以后长期被压抑的自由抒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影响所及，在国内外社会、政治上都引起了震动^①。德国的浪漫派同英、法等国的浪漫派相比，既没有他们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更谈不上他们所体现的那种革命精神。

“德国的浪漫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②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其来龙去脉不可能单纯从文学史的范围来加以探究。浪漫主义在德国，同在其它国家一样，它的兴起和衰落都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决定的。

十八世纪末叶的德国，弗里特里希二世的文治武功已经黯然失色。在孱弱忌刻的小邦朝廷的统治下，“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③日见散漫而颓废。邻居法国的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激起德国庸人们的行动，只助长了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冥想。拿破仑大军东进，一举而将神圣罗马帝国的木乃伊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北德和南德诸邦纷纷拜倒在拿破仑的麾下，整个德意志陷于厌世的沉睡中。后来，普鲁士崛起，打败了拿破仑，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俄罗斯结成了神圣同

① 参阅鲁迅：《摩罗诗力说》。

② 引自本书正文第五页。

③ 恩格斯曾借用这个希腊神话典故，讽刺当时的封建德国。

盟。然而，来比锡和滑铁卢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落在人民手里，从解放战争的热忱中却产生了一个警察国家。于是，旧时代的诗人更加噤若寒蝉，大都假托放浪以自保。思想界逐渐从客观的大风雨退缩到主观的甲壳之中，由现实转到了空想。康德的批判哲学演化出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学说，谢林进而创自然与精神合一说，企图熔哲学、科学、文学于一炉。在这样的政治、思想土壤上，德国的浪漫派便应运而生了。

德国的浪漫派除了具备一般的浪漫主义的共相如放纵恣肆、好奇尚美、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之外，他们还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抹煞各门艺术的界限，主张文学越俎代庖，承担一切艺术的功能；^①二，要求文学家采取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攻击一切他们所认为的文化上的门外汉和审美上的低能儿；三，反对追踪希腊罗马，强调发掘民间文学，鼓吹精神与自然相一致；四，以中世纪的天主教信仰为生活和创作的基础。最后这一点是德国浪漫派区别于其它国家的浪漫派的基本特点。在他们的心目中，浪漫主义文学就是从中世纪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罗曼语系民族中发展起来的文学，而随着骑士制度盛行起来的突出幻想和荒诞成分的叙事诗，似乎最能忠实地反映他们所追求的中世纪精神。德国浪漫派在其日益广泛的发展过程中，越是向中世纪寻找理想，他们便越是发现：不仅中世纪文学，还有中世纪的艺术和宗教，以及各色各样的社会生活，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都具有理想的意义。这样，德国浪漫主义的概念，便越发同中世纪的精神密切而不可分了。

如果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发源地本来应当是一七六七至一七八七年间“狂飙突进运动”。这个

^① 这个观点是同莱辛强调诗与画的界限的观点针锋相对的。

文学运动在卢梭的影响下,以“自由、天才-精力、自然”相标榜,崇尚感情的天然流露,反抗人为的文化,从而形成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翼。另一方面,它的代表人物却并没有陷入后来浪漫派无以自拔的主观主义的泥坑,他们明确地承认文艺按照自己的规律反映客观世界,文艺的形式取决于作品的内容和作者所采用的手段,他们通过丰富的艺术实践,开辟了德国古典现实主义广阔园地。然而,事实证明,德国的浪漫派完全没有、也不可能继承“狂飙突进运动”的积极传统,他们在艺术上以至政治上所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从表面来看,德国的浪漫派在反对古典主义文艺传统这一点上,是同其它国家的浪漫派相一致的。然而如上所述,以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不象其它国家的古典主义那样僵化而腐朽;这些古典作家始终有清明的理智的现实感,始终以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鼓舞人民,他们对人民的态度是积极的。特别是晚年的歌德,陆续出版了《浮士德》下半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诗与真》等巨著,在沟通和密切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不仅对于整个德国文学,而且对于世界文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德国古典作家的辉煌成就,德国浪漫派则一味鼓吹神秘化、无理性、天主教的虔诚、中世纪的奇迹、对现实的回避、向幻境的逃遁、夜的朦胧状态的沉湎……。他们自始至终反对坚持法国启蒙学者的唯物主义的歌德,本质上并不反对迷恋康德的唯心美学的席勒;他们之所以后来也反对席勒,恰恰因为席勒在唯心主义道路上走得并不彻底,反倒同“异教徒”歌德结成了联盟。这样,德国的浪漫主义作为德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对立面,就不可能象英、法等国的浪漫主义那样富有生命力,那样能够反映和代表人民要求进步的思想感情。

然而，德国的浪漫派同古典作家和启蒙学者们的分道扬镳，更深刻地反映在政治方面，具体地说，反映在对待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态度上面。德国的古典作家和启蒙学者们热望乘拿破仑吹来的资产阶级法治精神的东风，通过“莱因联盟化”，彻底清除德国的封建残余^①；而浪漫派则积极鼓吹摆脱拿破仑的枷锁，开展所谓“民族解放运动”，以保存和发扬古老的日尔曼国粹。当时由俄、奥、普等欧洲封建堡垒联合发动的反拿破仑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次同反动（Reaktion）联姻的再生（Regeneration）”。歌德即使在拿破仑被推翻之后，对这场战争的进步性仍持怀疑的态度；而德国浪漫主义却正随着这场战争的胜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随着进步和反动的界线日益明朗化，德国的浪漫派不但由于以脱离现实的梦境为归宿，在艺术上是十分病态的，而且由于赞美中世纪和天主教，直接对封建残余起了维护作用，他们的理论和创作便在政治上日益暴露反动的本质。辩证法的无情就在于，他们主观上越是脱离现实，客观上便越是同丑恶的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样，他们越是企图用“嘲讽”同庸俗社会划清界线，他们的反庸俗的斗争便越是在德国社会中制造了更多偏执的庸人。作为一个派别来说，他们幻想出来的“蓝花”正装饰了梅特涅的反动政治的荆棘，在艺术上代表了封建欧洲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扑。一句话，德国的浪漫派演变到后来，恰恰成了“神圣同盟”的嫡子。

① 一八〇六年，“神圣罗马帝国”宣告结束，德意志诸邦（除普鲁士和奥地利而外）在拿破仑保护下组成“莱因联盟”，推行《拿破仑法典》。大哲学家黑格尔把拿破仑尊称为“巴黎的国法大师”，反浪漫主义的进步作家约翰·伏斯更把拿破仑称作“我们的盟友”。当然，德国知识界当时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热情，仍都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就是说，都只停留在理论上。

德国浪漫派的盛衰过程垂数十年。它不是一个偶然出现于一时一地的小集团，它是——用弗朗茨·梅林的话来说——德国市民在法国异族统治下所面临的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的体现者。象当时所有的反拿破仑的民族运动一样，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也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如前所述，它在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上代表了一股倒退的反动的思潮；另一方面，至少在文化范围内，它又有其不可抹煞的功绩。科学地评价德国浪漫派的功过，在指出它作为一个派别的反动本质的同时，再从它的个别成员的艺术成就上恰当地肯定它的积极方面，一直是德国文学史研究工作中一个重要的课题。

德国浪漫派一般分为前派和后派。前派就是许雷格尔兄弟、蒂克、诺伐里斯以及哲学家谢林等人。正是他们在十八世纪末叶，在文学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创了独特的运动。特别是许雷格尔兄弟，他们以耶拿大学和柏林大学为据点，创办刊物《雅典娜神庙》进行鼓吹，从理论上制定了浪漫主义纲领，为后继者开拓了发展的地盘。但是，尽管他们自吹自擂，甚至把蒂克捧到歌德之上，他们在创作上的成就是不大的；事实上，他们几本自以为曲高和寡的作品，后来除了文学史家之外，已找不到任何读者了。值得一提的倒是，他们在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口号的影响下，精心翻译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人文主义大师的名著。

后派以阿宁和勃伦塔诺为代表，以海德堡大学为据点，重视创作和民间文学遗产。他们的作品，语言简朴通俗，没有神秘的观念和离奇的术语，因而具有较大的普及性。特别在反拿破仑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歌颂了祖国的历史和自然美。虽然主题仍然是对中世纪的眷恋，描写自然的手法仍然脱不

掉主观色彩，他们的创作却继承了民间文学的优点，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德国文学更加民族化。这一派的代表作有阿宁和勃伦塔诺合编的《男童的神奇号角》、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的童话》。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散居各地的浪漫派作家，他们不象上述两派那样有组织、有言论，但在创作成就上反而超过了前者。按照地区而论，他们又可分为北派和南派。北派以克莱斯特、夏米索为代表；南派又称许瓦本派，以乌兰、豪夫为代表。在整个浪漫派中间，亨利希·克莱斯特的戏剧和小说、路德维希·乌兰的抒情诗可以说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艺术顶峰。此外，解放战争的歌手们如阿伦特、显肯多尔夫、刻尔纳、吕克特等人，在渊源上也属于德国浪漫派，虽然他们的慷慨激昂、爱国尚武的歌声并没有为浪漫派赢得多少声望。

把这些代表人物的个别成就综合起来，德国浪漫派对于文化艺术的贡献的确是不可抹煞的。他们发掘和整理了民间文学遗产（包括中世纪的高地德语文学），提高了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发展了作家对于自然美的感情，并给开始僵化的学院式德语注入了民间语言的新血液；此外，通过翻译和介绍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文学宝藏，他们还扩大了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视野。应当说，德国浪漫派正是在这些方面，弥补了古典主义作家的不足，为整个德国文学作出了贡献。这个流派在为封建残余服务的反动本质和他们在艺术实践中所作的贡献之间的矛盾，曾经引起许多文学史家的议论。弗朗茨·梅林认为，德国浪漫派在异族统治下纷纷逃向“中世纪的月光朦胧的魔夜”，实际上是为了寻找由容克地主和天主教僧侣所代表的民族理想。然而，那时革命风暴接踵而来，最后横扫了整个封建欧洲，中世纪的理想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他们便“在从古堡和修道院中取出的封建酒浆

里搀兑了不少滴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清醒的水”。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由于科学和交通的发达，开始在工业化方面有所发展，并通过保护关税政策和铁道政策，使德国出现了大城市文化。另方面，德意志诸邦小朝廷在“神圣同盟”的庇护下，仍然维持分裂局面，并对渴望参政的人民自食其言，阶级压迫变本加厉。于是，在法国七月革命（1830）和希腊自由战争（1821）的鼓舞下，德国人民揭竿而起，一次是一八三〇年争取立宪的革命，一次是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八年争取自由和统一的革命。两次革命都没有成功，但自由思想和爱国观念却日益普及，深入人心。在思想界，更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的推动，一洗过去幻想虚浮的积习，开始注意实际的社会问题。加之，法国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入，使平民问题和妇女问题逐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从文学范围转向了政治，从它的内部衍化出了所谓“青年德意志”派。

“青年德意志”派在文学上反对脱离现实生活，主张作家接近人民，努力创造明快平易的文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开了后来的现实主义的先河。但是，他们之被称为政治上的浪漫派，更是因为他们反对专制主义和宗教上的蒙昧主义，主张民主、理性和社会主义，主张解放犹太人和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些激烈言论当然不能见容于德国封建统治者，因此他们的全部著作于一八三九年由邦联议会下令查禁。

“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有白尔尼、古兹科、劳伯、维因巴尔克、蒙特等，而本书作者亨利希·海涅则是这些代表人物中间的代表。我们知道，海涅是歌德以后第一个获得世界声誉的德国

诗人。他少年时期在波恩大学听过奥·威·许雷格尔的文学讲演，是吃浪漫主义的乳汁长大的。但是，他后来在政治上，例如在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上，却和早期浪漫派迥然不同；特别是在结识卡尔·马克思之后，他在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转变和进步，写出了浪漫派先驱们不能望其项背的卓越的政治诗。不过，不论海涅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已经离开浪漫派多么远，从他身上仍然可以看出这个流派的一些唯美的痕迹来，他晚年为了艺术爱好而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误解就是明证。

在海涅之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还有一段余波。有些人不满意“青年德意志”的政治倾向，认为他们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巨著，只是一时兴起之作，如短诗、游记之类。他们企图复兴早期浪漫派业已衰微的盛况，于是以慕尼黑为据点，结成了所谓“后期浪漫派”，代表人物就是瓦格纳、盖贝尔、海泽等人。这些作家尽管各有一定的成就，但作为浪漫主义的末流，已挡不住十九世纪中叶弥漫整个欧洲的现实主义洪潮了。

研究德国的浪漫派，不能忽略海涅和它的渊源关系。不仅因为海涅在创作上继承和发挥了这个流派的积极因素，体现和提高了它的艺术理想，更因为他作为它的精神后裔，还写了一本《论浪漫派》，从理论上对它进行了盖棺论定。

《论浪漫派》一书，如作者序言所述，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巴黎流亡期间，为了向法国人民介绍德国文化状况而写的。与本书同时，他还写了一本《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海涅写这两本书的动机，在于对法国德·斯太尔夫人的巨著《德意志论》唱反调。德·斯太尔夫人(1766—1817)是法国银行家兼财政部长雅克·耐克尔的女儿，瑞典外交官斯塔尔-霍尔

斯坦男爵的夫人，政治上属于拿破仑的反对派。一八〇三年，她被驱逐出巴黎，到德国认识了歌德和席勒，并同德国浪漫派的前期巨子一见如故，奥·威·许雷格尔成为她的旅伴和顾问。她一八〇九至一〇年间所写的《德意志论》，完全按照许雷格尔的观点，从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美化了落后的封建德国，特别在文学方面表现了很大的偏见。斯太尔夫人的这部著作，难免还有点借题发挥，为她的反拿破仑的政治观点服务^①，因此一八一〇年在巴黎一发表，即为拿破仑所禁止，到一八一三年才在英国出版。

海涅在巴黎流亡期间，针对斯太尔夫人的这部书，也从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向法国人民介绍了他认为真实的德国的精神面貌，并且开始也是用的同一个书名，即《德意志论》。后来分成两册出版，一册是《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另一册就是这本《论浪漫派》。

《论浪漫派》的内容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综论中世纪的高地德语文学和以歌德为代表的近代文学，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揭露了德国浪漫派背叛莱辛、赫尔德、歌德的古典主义进步传统、企图复辟中世纪精神的反动本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通过叙述轶事、阐明掌故、引录原作，分别对前派（许雷格尔兄弟、蒂克、诺伐里斯和谢林）和后派（阿宁、勃仑塔诺等）进行了分析批判。

如前所述，德国浪漫派的盛衰过程，是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德国政治社会变革的曲折反映，更是德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阶

① 海涅说她“赞扬德国的精神生活、唯心主义，原来就是为了要反对法国人当时的现实主义，反对皇帝时代物质上的辉煌成就。”（参见本书正文第四页）。

段。海涅作为浪漫派的同时代人，并同它有血肉的联系，他回头批判他所师事过的那些文学人物，可以称得上“从旧营垒中来”的“反戈一击”了。不但他对他们的反动共性的揭露鞭辟近里，深中要害，同时对于各个成员的评价也是相当公允的。例如，在讽刺他们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肯定前派在翻译世界名著方面的贡献，也没有忘记表扬后派在发掘民间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又如，他既驳斥了浪漫派对于歌德的攻击，同时也谴责了一些人对于歌德的盲目吹捧。从《论浪漫派》这本书，不但可以认识德国浪漫派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更可以了解海涅本人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以及他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赤诚性格。这本书除了思想活泼，文字流畅，充满作者所特有的幽默机智外，它的特色还在于，它不象后来的类似著作那样客观冷静，它的作者不象那些著作的作者那样同书中人物疏隔开来；相反，我们仿佛看到他本人直接走进了书中，带着饱满的战斗激情，为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学观，同那些书中人物进行炽烈的争辩。

正是这样，读者将会感到，海涅在本书中有时谈笑风生，娓娓动听，有时嘻笑怒骂，咄咄逼人——他的一些奇思妙想简直是脱口而出，信手拈来，甚至可以说象喷泉一样丰富而自然。从他笔下不断涌现的那些思想浪花，与其说出自一个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如说出自他的诗人的敏感。其中不少独到的见解，虽然往往一闪而过，反倒更加发人深省，很值得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例如，他指出，德国浪漫派一方面迷恋中世纪骑士制度，企图“使死绝沉寂的过去复活”，另方面却津津有味地翻译“把浪漫主义的愚蠢嘲弄得淋漓尽致”的《堂吉珂德》，并不惜冒“令人忍俊不禁的”自我讽刺的风险，“把这本书的最好的译

本给了我们”。海涅所指出的这个矛盾，使我们认识到：德国浪漫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不相一致的，他们的实践和实践成果往往反驳了他们的理论，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从而为德国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在一定意义上，海涅的上述优点同时又似乎成了这本书的缺点，那就是：活泼的形象性往往超过了严谨的逻辑性。正因为他的笔锋饱含情感，俏皮的嘲讽层出不穷，冷静的持平的理论说服力反而遭到了削弱。读者对于他的如珠妙语应接不暇，似乎被迫跟着他从一个观点转到另一个观点，对于整个浪漫派反倒不容易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印象。当然，这种不免令人感到偏颇的缺点，也是同时代人的议论往往难以避免的。真正科学地评价德国浪漫派这个历史现象，还得有待于后人了。

据我们了解，关于德国浪漫派的著名评著，除了海涅的这本书和上面提到的德·斯太尔夫人的《德意志论》第二卷外，还有丹麦大作家勃兰克斯的《欧洲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卷《德国的浪漫派》，以及德国近代女作家里卡达·胡克的《浪漫派盛衰记》。此外，德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弗朗茨·梅林对于德国浪漫派也有过不少议论，可惜没有形成专著，只散见于他对海涅等人的评述中。

刘半九

1979年元月

《论浪漫派》(1833)

初版序言^①

我为此地一家杂志《文学欧罗巴》^②撰写的这几页文字，尽管不过是后几篇文章的导言，我还是不得不现在就把它们介绍给祖国的读者，免得第三者给我这样的荣誉：把我这几页文字从法文译成德文。

这篇文章在《文学欧罗巴》上发表时缺了几处，我这里把它们一一补全了；这家杂志当时为了节约，曾经要求对文章作一些无可无不可的删节。在印刷方面，德国排字工人和法国排字工人不相上下，排印错误都很可观。作为本书基础的乃是封·斯太尔夫人的一本著作，书名是《德意志论》。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纠正《文学欧罗巴》的编辑部为我这几页文字所作的一个注释。他们这样写道：“德国文学必须从新教的立场来介绍给信奉天主教的法兰西。”我曾经提出异议，说“根本不存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兰

① 这篇序言是作者为一八三三年在巴黎出版的本书第一卷不完全的德文版所写的。

② 《文学欧罗巴》是当时在巴黎出版的一份刊登本国和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海涅的这部著作最初是用德文写成的，后由作者译成法文在该刊分篇发表，本书法文版到一八三六年才出版。

西；我不是为信奉天主教的法兰西写作的；我只要自己提一笔，我在德国是属于新教教会的，这就够了；我这句话仅仅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乐于作为一个福音教基督徒在一份路德教会^①的登记册上写下了我的姓名，这样我就可以在科学书刊上发表各种意见，即使是那些违背新教教条的意见也不碍事；反之，如果说我是从新教的立场来写文章，实际上将给我套上一副教条主义的桎梏。”可是，我的抗议完全是徒劳，《欧罗巴》编辑部对于这种微妙的、德国式的区别根本不予理睬。我叙述这件事，一方面是免得人家说我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致于遭到这种荒唐的怀疑，仿佛我对教会的区分颇为介意。

因为法国人不懂我们德国的学院式语言，所以，我在论述上帝的本质时，使用了他们由于圣·西门主义者的使徒般的热忱、已经非常熟悉的一些词句。既然这些词句率直而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意见，那我在德文版里也把它们保留下来。容克们和僧侣们^②，最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害怕我的话语的威力，千方百计想败坏我的名誉。因此，他们也许会滥用这些词句，谴责我多少带有一些唯物主义的色彩，或者甚至于有些无神论的味道；他们说不定会把我打成犹太人或者打成圣·西门主义者；他们会利用种种样样的污蔑诽谤，在他们的群氓当中对我进行指控。可是，我不应该有任何怯懦的顾忌，以致用那些千篇一律、模棱两可的话语来掩饰我对那些宗教事物的看法。朋友们说不定也会对我发火，怪我没有恰当地隐藏自己的思想，竟把那些最微妙的

① 福音教会、路德教会都属于基督教的新教。

② “容克们”即贵族们。“僧侣们”指天主教的僧侣，不指新教的牧师。